中古轶事 Medieval Tales

本经宪章

或

**核心规则**

中世纪角色扮演游戏的角色创建，战斗运行和其他基础规则

中古轶事

作者：Dominic Covey

本经宪章/中古轶事

复制权©2024

译者：Drold

Time of mourning and of temptation,

Age of tears, of envy and of torment,

Time of languor and of damnation,

Age of decline nigh to the end,

Time full of horror which does all things falsely,

Lying age, full of pride and of envy,

Time without honor and without true judgment,

Age of sadness which shortens life.

~欧斯塔什·德尚

Eustache Deschamps

（1346-1407）

# 在十五世纪之上半叶 In Primo Dimidium Saeculo XV

一个混乱的时代

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一个黑暗的时代。尽管自伟大的基督诞生以来，我们的基督教世界已经有了数个世纪的进步，但绝望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阴影，犹如一件由苦难、忧郁和死亡编织而成的阴森披风，笼罩着乡村和城市，遍及所有的土地。至今没有好转的迹象。事实如此，绝望扼住我们，越摄越紧。对此，法国诗人德尚是这么写的：

“这时代为何如此黑暗？人们不识彼此，统治由糟变坏。往日胜今朝。苦恼与忧愁称胜，正义与法制不再。我已不知我属何方。”

从这段话来看，德尚的思想似乎忽略掉了其他编年史学家认识（并阐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十五世纪的首个十年，是一个无休止暴力的时代，一个背叛的时代，一个旧封建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欧罗巴就如同一艘没有锚的船，深陷在一片混乱之海中。



在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这种混乱体现在因数十年的分裂冲突而沦为废墟的教会上。教皇和“反教皇”的继任者，与他们众多在红衣主教、主教及世俗的国王中的追随者所发起的战争，让教会的权力显著的衰落了。罗马仅剩一个躯壳，暴徒和娼妓在这原本伟大的街道上徘徊。野狗，甚至群狼，肆意在罗马的街头奔跑，拿走他们所想的，没人能够阻止他们。秩序不再。在这曾经的圣城之外，有人敏锐地意识到罗马的悲剧；在这种摇摇欲坠的不平衡中，机会主义者看到了弱点，他们舔着嘴唇，就像饥饿的狼围着一只挣扎垂死的野兽。

在这些人中，有一些依靠罗马的衰微来保持自己的强大。他们就在附近：意大利半岛上的国家，北方敌对的城市（威尼斯，米兰等），就是破碎王冠上的明珠，与之相比，南方的那不勒斯则是苍白的“丑女儿”。他们口头上都支持罗马…但却从他的混乱中牟利。

威尼斯近乎全身心地专注于贸易，威尼斯的寡头们将他们城市的权威扩展到达尔马提亚、希腊、克里特岛、甚至远东；全世界的商品在这被购买、管理并被引入欧罗巴，填满那些城市、市场和宫廷。佛罗伦萨像一个因自己的虚张声势而陶醉其中的大力士一样，施展着它的力量，征服了它所渴望的东西，并收买了反对它的军队（就像他们在卢卡围城（卢卡-佛罗伦萨战争）时对付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和他3000名骑士一样）。那不勒斯被阿韦尔萨的女王统治着（乔万娜一世），操纵新教皇，希望她的支持能保护她的王国的独立，反对外国势力企图控制王位（比如安茹）。

其他城邦的势力崛起又衰落，每个十年政治地理学的地图就要大改一番。在这战争才是长久之事。为了贸易、土地和几代人的宿怨而不断战斗的敌对国家，求助于佣兵，以专业、高效的方式进行战争。这里与其他国家不同，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像野火一样肆虐，横扫一切，意大利城邦的战场是骑士精神和职业战争的展示，有时甚至不会有不流血的冲突，国王之间的分歧不用拔剑就能解决。

正是在这里，最接近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衰弱的罗马，文艺复兴的思想才刚刚开始出现，对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对思想观念的垄断现状的抵制将很快爆发。



其他利用罗马虚弱的还包括在波西米亚掌权的“乌合之众”。在这里，在这片满是城池和沃野山谷的土地上，教会的骄奢淫逸令人愤懑，而对所有进步之举与革新之策的顽固阻挠，终使良善之士投身异端，再无转圜。他们的领导者，扬·胡斯，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提供的虚假的安全庇护所背叛；胡斯被逮捕、定罪并烧死。教会的高压手段适得其反。为了纪念他，乡间组织起了农民军，甚至城里的贵族也拿起武器反抗罗马。他们的事业似乎是正义的，因为他们近乎不可战胜。与此同时，十字军被旧教皇和西吉斯蒙德皇帝的宣告搞得疯狂，一波又一波地冲向波西米亚边境，试图平息叛乱……像一场逐渐减弱的风暴一样，在波西米亚愤怒的民众所组成的坚固顽石上撞得粉碎。

没有失败的阻碍，让胡斯的追随者迅猛增长，如今已经接过了侵略者的衣钵，开始向北方的邻居靠拢 —— 日耳曼城邦 —— 意图恐吓他们，使他们屈服。杀戮滋生更多的杀戮，他们原本为自己辩护的游行开始变成一场疯狂的复仇之争。一连串的胜利让他们疯狂；就像逃离埃及的犹太人为了庆祝他们战胜法老而造了一头金牛犊一样，异教徒的塔博尔派发誓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堂，“塔博尔山”，他们声称这将是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坚不可破的堡垒。这群异端不仅野心飞长，而且越发堕落；所谓“亚当派”的分支出现了，他们发誓要如亚当一样生活，谴责穿着任何衣物，与同行者分享一切，甚至包括妻子。

除了胡斯派，对任何人来说，西吉斯蒙德的神圣罗马帝国似乎是全欧洲最伟大的王国 – 当然，如今已是一具行将就木的残躯。皇帝头衔世袭自第一位日耳曼国王，查理曼大帝，“伟大的查理 Charles the Great”，自豪地控制着大片的领土，领土上星罗棋布着宏大的城市与知识的中心，人口规模也远超其他地区。这片广阔的区域被险峻磅礴的山峦环绕，其上幽深而不详的森林激发了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几个世纪以来，定居点的稳定使得汉堡 Hamburg、纽伦堡 Nuremburg和慕尼黑Munich等宏伟城市得以蓬勃发展。基督时代之前的异教徒曾在此为河之女神献上祭品，他们的女祭司在祭品的鲜血中念诵占兆，在圣林中为沃坦 Wotan 狂舞，现在则是一个伟大的基督教帝国…但它四面八方都处于危险之中。

如今的皇帝，波美拉尼亚的西吉斯蒙德，并不像此前的皇帝作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傀儡，而是由于他的实力而当选的。他是为罗马而战的勇士，他在自己的领土上对许多散碎的城邦开战，包括前文提到在波西米亚的异端，还与妄图威胁帝国边境的境外势力进行卓绝的抗争 —— 所有这些都取得了成败参半的成功。

西吉斯蒙德在位期间，其首都就位于异教徒的大门口，布拉格 Prague，而帝国内各个城邦仍在继续密谋来反对他 – 和他们自己。尽管表面上都与帝国共荣焉，但能发现大量反对的理由。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许多人甚至不认为西吉斯蒙德是他们的主君， —— 因为教皇的权利被削弱分散，而没有正式加冕其为皇帝。此外，这些城市中的许多在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之前就从西吉斯蒙德软弱（或绝望）的前任那里获得了独立的特许，这些前任在过去的战争中经常需要这些城市的帮助来对抗一个又一个对手。这些城市获得了自治的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贸易，近年来，他们忽视了自己的义务，追求自己的命运。结论就是：帝国疆界内的内战连绵不断，敌对的城市和主教区无情地互相攻伐，村舍、农田乃至强大的堡垒都被焚毁。他们之间的道路，以及周围的荒野，不再享有法律和秩序带来的稳定：成为了那些有恃无恐的流匪与肆无忌惮的匪徒骑士 raubritters 的居所。

尽管西吉斯蒙德在打击异教徒和发动国内战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面临着一项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年都在不断向西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Ottoman Turks。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加在他的《中世纪的衰落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简洁地总结了这种危险：

“1400年的欧洲面临着来自东方的紧迫问题：击退刚刚占领阿德里安堡并消灭塞尔维亚王国的土耳其人。”

神圣罗马帝国面对来自东方奥斯曼人的猛攻，试图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来阻止异教徒的前进。尼科波利斯战役 Nicopolis 的失败证明了敌人的危险（如果需要证据的话）；他们只是暂时被困在多瑙河的“铁门”前，但这种对基督教世界东墙的绝望支撑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注定在1428年崩溃，损失了将近15000人的军队）。



伊比利亚半岛的各个王国都沉浸在自己永无休止、由来已久的冲突中。自查理曼大帝时期起，这片干旱炎热之地满是连绵的平原，其上土质的内陆山脉一直是穆斯林入侵者——被鄙视的“摩尔人”——的家园。倭马亚的摩尔人 Umayyad Moors曾是欧洲与基督教世界唯一的最大威胁，自摩洛哥 Morocco 起横扫整个半岛，直达法拉克帝国 Frankish empire下腹，直到8世纪才被查理曼的军队在图尔 Tours阻止。在撤出比利牛斯山 Pyrenees后，摩尔人在此后数个世纪仍然留在半岛，他们的存在带来了异国宗教，先进科学和黑暗时代失去的神秘主义传统。

自摩尔人早年的辉煌以来，异教徒对伊比利亚半岛 Hispania的控制已经下滑，因此多个基督教王国在此崛起，包括：卡斯蒂利亚 Castile、莱昂 Leon、纳瓦拉 Navarre、阿拉贡 Aragon和葡萄牙Portugal（曾经只是卡斯蒂利亚的封地），成功夺回了大部分土地。最北端的纳瓦拉王国就在比利牛斯山中。纳瓦拉的统治者发现他们频繁卷入 – 或成为法兰西南部贵族政治的一部分：贝亚恩家族 the House of Bearn、伟大的福瓦伯爵 the great Counts of Foix、善于政治的阿尔马尼亚克家族Armagnacs、精于阴谋诡计的科曼日伯爵Comminges。纳瓦拉王国南部则是阿拉贡王国，这是一块沿海岸而建的土地——这个王国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巴利阿里群岛 Balearic，甚至西西里岛 Sicily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的国王，阿方索 Alfonso，在意大利征战，寻找新的土地来扩大他的统治，同时也庇护反教皇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I，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人物，他仍然坚称自己是彼得王位的真正继承人。

西侧是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联合王国，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最有力的竞争者，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把他作为一个浪漫的榜样，致力于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敌人。

尽管他们的穆斯林敌人正在逐渐衰落，他们之间的斗争仍然阻止这些激烈独立的王国联合起来彻底驱逐穆斯林敌人。一代又一代的“收复失地运动”，让那些被认为是摩尔人的惊人知识在漫长的伊比利亚战争中被玷污、摧毁或烧毁。



在已知世界的另一端，一场不同于异教徒战争的战争正在展开，尽管这里的战斗更像是一个垂死的人，尽管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得很好，被死亡的剧痛所折磨，但他拒绝交出手中的剑。

条顿骑士团 the Teutonic Order是那些曾与撒拉逊异教徒在圣地 the Holy Lands 战斗的十字军骑士团后裔。13世纪早期，在马佐夫舍公爵Mazovia的号召下来到波罗的海Baltic Sea沿岸帮助他对抗异教徒。异教徒包括那些古普鲁士人 Old Prussians、萨莫吉希亚人 Samogitians和立陶宛人 Lithuanians——按照当时的标准，是真正落后的民族。他们的信仰更近似万物有灵论（杜伊斯堡Dusburg的皮特Peter在他的《普鲁士土地编年史 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中描述为崇拜太阳、月亮、各种动物，并认为树木太神圣而不能被砍伐——从而阻碍了他们对土地的耕种），而不被允许活下去。在他们到达后不到十年，这些骑士就可以夸耀他们成功了。

即便如此，那些在皈依政权下遭受苦难者的后代，以及那些不幸与他们相邻的土地上的人民，继续抵抗着条顿骑士团，直到15世纪初。曾经为那些骑士大开门户的东道主，马佐夫舍公爵，早已成为骑士团的一个棋子和傀儡，它的存在仅仅只为证明骑士团在该地区存在和扩张的正当性。直到1384年——在“现在”事件发生的一代人之内——最后一批顽固分子（最终以立陶宛女王雅德维加的个人皈依为高潮）才放弃了他们的异教信仰，皈依基督教。

但是，正如胡斯派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为了他们认为正义的事业拿起武器，在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中，鲜血将道路润的光滑，其势头也未曾放缓。即使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即北方异教徒的皈依——条顿骑士团仍然根深蒂固。直到现在，条顿骑士团的长期对手，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才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一王国，这个王国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还大。

15世纪早期双方不断进行不大不小的战斗，但在1410年，格林瓦尔德，骑士团最终被瓦解。骑士团大导师冯·容金根 von Jungingen被长矛刺穿脖子而死；被斯拉夫人的联军赶出战场后，幸存的基督教骑士逃回了他们的营地，结果却被自己营地的追随者出卖了，这些追随者引导敌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据称这场大屠杀中丧生的骑士人数比格林沃尔德战场上死亡的骑士人数还要多。

格林瓦尔德战役已经过去十几年，但这个修道院国家内部和周围的土地仍然受到影响。由于战败，骑士团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城堡，并在城堡的安全地带进行统治；如果没有城堡的保护，农村就会周期性地受到焦土战争的蹂躏，其结果导致了广泛的饥荒和苦难。



与波罗的海沿岸原先那些“异教徒前线”的商品贸易引起了西方的注意，而形成了一个通道——“汉萨 Hansa”，或者是汉萨同盟。一个由商人组成的独特联合体，汉萨是欧洲北部多个同盟城市的集合——诺夫哥罗德Novgorod，博恩霍尔姆Bornholm，汉堡Hamburg，不来梅Bremen等

汉萨同盟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一个大型民主的利益驱动联盟，受追求更多的利益并保护他们现有的盈利市场为动力（和将他们捆绑在一起的贸易路线）。同盟独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及海上的大量主要贸易路线。汉萨同盟的权力起初似乎受到其成员的共同出身和阶级的限制，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其体量几乎超过所有北方王国的总和，有能力切断贸易路线，其舰队可以封锁海港，对从英格兰到立陶宛的整个海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扩充他们经验丰富的海军，汉萨同盟雇佣了或因无聊或因贫穷而成为雇佣兵的日耳曼贵族，乐意为了利益或掠夺而发动战争的“冒险者”军队和无地骑士。

在汉萨同盟贸易路线的最西端，横跨北海则是英格兰。在15世纪，英格兰还尚未被世人所周知 —— 至少不是被所有人 ——他们会在未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片土地的王室据称为诺曼贵族后裔，其故土位于法兰西北部行省 —— 通过婚姻，他们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法兰西王室。直到上个世纪，英国国王都对法国君主表达应有的敬意，视其为主君，为其纳税并通过服从以示忠诚。但由于世袭的关系，法国的王位本身就存在争议。

英王爱德华三世 Edward III，抓住了能使其拜托封建关系束缚的机会，开始了一场世纪之战。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被认为是软弱、没有文化、相对贫穷，但他们统治者成功地重演了传奇国王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故事，于1346年和最近的1415年先后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法国。南部的吉耶纳 Guyenne仍然是英国的忠诚堡垒；作为第二战线，使法国分裂。

英国自其安稳无误的岛国本土派出包含骑士和精锐士兵的军队逐渐横扫整个北法兰西，还有大量“冒险者”，追逐利益而参与进来。罗伯特·哈代 Robert Hardy在他的文章《长弓》中写道：

“任何一个英国指挥官都可以倚赖这些热情澎湃的新兵，他们准备好寻找财富，并在充满民族感情的浪潮中建立战友关系。”

晋升、富裕甚至受封的无尽可能吸引着自耕农和农民加入军队，离开故土，自发地参与到暴力的战斗中...无论生命有多么短暂。

这支军队与法国引以为豪的战争贵族阶层相比，一度被视为乌合之众，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他们比看起来要强大得多。他们在阿金库尔战役 the Battle of Agincourt中无情地摧毁了法军最好的军队 —— 在战败的震惊和对于如此多贵族一下子被屠杀殆尽后 —— 在敌人眼中，英国人已经从一个不确定的弱者变成了一支几乎势不可挡的军事力量，只要一提到将军的名字，就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就像1426年的圣詹姆斯战役 the Battle of St. James一样）。

他们走到哪里，这些“天杀的 Godons”（源自英语的法语，来自于“goddamns”）英国佬留下的只有死亡。历史学家德斯蒙德·苏厄德Desmond Seward写道：“男人被折磨以撬出更多财富，女人则被轮奸施以性虐，怀孕的被剖腹取乐。恐惧是每次劫掠必不可少的一环。”在翁弗勒尔Honfleur， 让维尔Janville，勒皮塞 La Puiset等城市，居民因为反抗而被集体杀害，即使他们纯粹是出于职责。在卡昂Caen，亨利五世 Henry V命令杀死所有12岁以上的男人，1800个男人与孩童因此死去。在阿金库尔战役 Agincourt，杀死手无寸铁的囚犯来恐吓敌人。亨利对于这场屠杀的言辞十分简洁——或者说轻率。让·朱韦纳尔·德·于尔森 Jean Juvenal des Ursins引用了他的说辞：

“战争没有烈火就如香肠没有芥末！”

英国人在大陆上无情地与法国人作战，尽管亨利五世于1422年在文森斯 Vincennes 去世（在莫城围城 the siege of Meaux期间感染痢疾），但他们的军队仍在优秀的指挥下。塔尔博特勋爵 Lord Talbot，“英国的阿喀琉斯 English Achilles”；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博尚 Richard Beauchamp, Earl of Warwick；兰开斯特的约翰 John of Lancaster，贝德福德公爵 Duke of Bedford，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在声望和行为上，似乎都有超越九圣 the Nine Worthies的荣耀。

未来的国王，亨利六世 Henry VI，如今只是个孩子，据说被隐藏在王位阴影下的其他人所控制。长期以来，权力从国王转移到由贵族组成的议会，但在这个时代，随着法国处于崩溃的边缘，议会和国王在他们的事业中团结一致，想要结束法国与英国的战争，并牢牢地控制法国的王位。



苏格兰位于英格兰北部的陆地，由于自身的严重冲突，成了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詹姆斯一世 James I,在动乱不断加剧的时期被父亲送走，以防止自己被暗杀，但在前往法兰西的途中遭到海盗的伏击，并迅速以一笔可观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这位苏格兰的继承人终其一生都以囚犯的身份活在伦敦；他被亨利五世抚养长大，以朋友相待，甚至被允许迎娶了一位英国女士。但他仍然过着囚徒的生活。在国内，詹姆斯的摄政王，本应被鄙视的奥尔巴尼公爵罗伯特·斯图尔特Albany Stewarts，从国王被长期囚禁中获利。他没有尝试任何营救詹姆斯还朝的努力，因为国王的缺失，奥尔巴尼公爵以小领主 petty lord 的身份统治苏格兰，篡夺权力，施行残酷的审判。公爵是滥用权力的典型。王国的利益不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蓄意放弃法律和秩序，煽动暴力与纷争，秘密支持个人复仇战争。

即便如此，1295年签订的“旧同盟 Auld Alliance”条约规定，一旦任意一方与英格兰发生战争，法国和苏格兰都将互相援助。即使在奥尔巴尼公爵斯图尔特的统治下，苏格兰人也遵守了这个持久的条约，他们在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尽管他们被私下里称为傲慢和令人恼火的，但他们还是赢得了王太子查尔斯 Dauphin Charles的信任，以至于自1418年以来，苏格兰人一直在为他的家庭卫队提供服务，而其他所有人都被排除在外。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她母亲的破碎土地，高贵的法国和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人们发现了一片意大利城邦的镜像之地，一片不按常规之地 —— 反对传统的国王权力，转而支持公爵。这里坐落着勃艮第 Burgundy和低地诸国 Low Countries。

勃艮第北至北海 the North Sea，南抵群山林立的侏罗山脉 Jura。通常臣服于法国王室，尽管如此一代代勃艮第公爵还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在他们领主的鼻子底下，通过婚姻或战争，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土和权力（自勇敢者菲利普Philip the Bold起，然后是命运多舛的无畏的约翰John the Fearless，现在是老练的政治家，好人菲利普 Philip the Good）。除了权力，他们首先寻求的是合法性和认可，他们大肆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招摇炫耀，赞助艺术，复兴古老的骑士精神——通过组建“金羊毛骑士团 the Order of The Fleece”——他们渴望与之联系在一起 （此时勃艮第成为蓬勃发展为西欧的文化中心）。通过这些方法，以及明智地使用诡计和彻底的征服，勃艮第试图从一个被法国束缚的公国崛起……成为与最伟大的王国比肩的强国。

勃艮第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为了报复在不断发展的法国战争中受到的冤屈，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与英国人联合起来，对抗虚弱的王太子。看来他们选得不错。

至于低地诸国，这些人口稠密、地势低洼的国家的人民与其他国家的同辈人区别开来，这些公民拥有在其他国家只有贵族精英才掌握的权力。勃艮第诗人，乔治·夏特兰 Georges Chastellain，将低地诸国的状况描述为：“平民的权力和财富，没有哪的人比那里更强大更自觉的了。”

强大的资产阶级也不寻常地对所有因他们周围的战争而寻求庇护的人采取了开放的政策。邻国法兰西内部的纷争，神圣罗马帝国主教区和君主国之间不断的冲突导致了犹太人、难民和其它形形色色之人涌入低地诸国。低地诸国在大陆上的位置让他们变成了与南方国度贸易的枢纽。几乎所有在英格兰生产的产品和海运至此想要售卖给异国市场的货物都会经过荷兰 Holland；从神圣罗马帝国的上游，甚至瑞士各州运来的货物，都会顺流而下到她的港口，再运往其他地方。然而，这种和平与繁荣是最脆弱的，因为经济强国勃艮第的阴影越来越大，而第戎 Dijon 的公爵们也毫不掩饰他们对控制这里的渴望。



以上总总阐述了基督教世界的悲哀处境，但中古轶事并不聚焦于这些地区(当然，如果叙事需要，冒险也可以引导故事走向那里)，而是在所有被“阴霾”所折磨的地区中最可怜的地方：法兰西 France。

## 中古法兰西

“在法兰西，一个疯王和激烈的党派斗争，致使爆发了1407年路易 Louis 或奥尔良 Orleans 骇人听闻的谋杀，1419年无畏者约翰 Jean sans Peur 在蒙特罗被谋杀的报复，无限期地延长了这场斗争。这两起谋杀以其无尽的敌意和仇恨，给整整一个世纪的法国历史蒙上了一层憎恨的阴影。”

——《中世纪的衰落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中古轶事设定在一片经历百年战争肆虐后的法兰西大地，这场野蛮的纷争耗尽了这片西欧之地几代人的性命。如今处在一片阴翳时刻，前途未卜，能看到的只有无尽的流血；法兰西这片惨遭蹂躏的大地沁透了成千上万士兵与市民、农夫与贵族的鲜血。庞大的军队在法兰西、英格兰和勃艮第的旗帜下行进，烧毁或洗劫沿途一切。曾经自豪的土地沦为贫困、灾疾与苦难的废墟，贵族为了安危而逃回自己的城堡，看着自己的人民被剥夺和杀害，他们和他们的对手为了控制这个国家而进行着一场近乎永无休止的斗争。

## 百年战争

“”